

红

旗

飘

飘



12

中国青年出版社

原

红

12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红旗飘飘 (12 集)

本 社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3 次印刷

印数 196,555—206,555 册

定价 12.20 元 (平) 17.20 元 (精)

目 次

江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选辑

红色赣粤边

.....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杨尚奎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

..... 江西省省长 邵式平 (62)

枪的故事 邵式平 (74)

死亡线上的斗争

.....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刘俊秀 (78)

短促而光辉的生命

..... 江西省副省长 邓 洪 (86)

一支武装交通队 邓 洪 (93)

坚持湘赣边区三年..... 少将 段焕竞(106)

宁都兵暴前后 少将 熊伯涛(134)

暴风雨的前奏..... 赖绍尧(151)

弋横农民暴动 缪 敏 (160)

安源矿史片断

毛主席在安源的时候

..... 萍矿老工人和安源烈属集体回忆 (168)

毛主席关怀安源工人 ... 萍矿老工人 张明生 (171)

想念毛主席 萍矿老工人 吴友生 (176)

真理的启示 萍矿老工人 袁品高 (180)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萍矿老工人 张明生 (185)

第一所工人学校 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 (191)

工兵始祖 红军工兵连老战士 丘立德 (196)

“江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选辑”编后记

.....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202)

北行纪事 魏传统 (204)

大别山上红旗飘 何耀榜 (209)

攻守淖马“要塞” 中将 刘 忠 (276)

游击队显神通 少将 曾雍雅 (289)

两个山药蛋 中将 皮定钧 (301)

天津战役片断

入关第一战 少将 张竭诚 (307)

天津城下歼败将 上校 韩怀智 (311)

活捉宁敌司令陈长捷 少将 杨大易 (319)

江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选辑

红色赣粤边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杨尚奎

编者按：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写的“红色赣粤边”，是一部长达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作者曾经是赣粤边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在这部长篇回忆录里，作者通过亲身的经历，记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描写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读后感到亲切，能给读者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这里发表的，是其中一部分，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赣粤边革命游击根据地是个英雄的地区，这个地区在 1925 年就有党的活动，从 1928 年起，一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止，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二十多年来，经过几次历史的大变动，根子一直不断，火种一直不灭。

红色的赣粤边啊，你哺育了多少英雄的子弟，写下了多少不朽的史诗……

1934年11月初。主力红军长征已经二十多天了。

一天夜晚，我们的队伍向目的地疾进着。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带着的一批干部和一个营。李乐天同志是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我是特委副书记，刘新潮同志是少共特委书记。我们的队伍根据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的决定：开赴赣粤边，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并且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南等游击根据地联系，为以后恢复中央苏区创造条件。

这天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见被摧毁的敌人碉堡，余烬未灭，闪起一阵阵火光。战士们边走边议论着：

“真好，乌龟壳掀掉了！”

“主力红军打得痛快呀！”

“快到敌人的封锁线了吧？”

“是，前面还要过一条大江。”

“快步跟上，就要到桃江了！”前面忽然传来了口令。战士们知道快过封锁线了，立即肃静下来，加快了步子。部队像蜿蜒着的长龙，前进着。直到湍急的流水挡在面前时，部队才停下了急速的步伐。先头部队聚集在江边，看着哗哗地吼叫着的激流。

桃江！河阔水深，没有桥梁，也没有渡船。这个地区闹革命以来，国民党反动军队就控制了渡口，把渡船劫走了。部队前面的侦察排虽然早已到达这里，还是弄不到船只，只好涉水过江了。寒风刮得更紧，江水冰凉刺骨，战士们的脚跟上、小腿上划出无数道血痕。江心近了，水深了，激流冲击着战士们，

有的背包灌进了水，有的衣服全被水浸湿了。一阵大风刮来，使人更加摇摇晃晃。假如这时双脚踩不稳江底，全身一漂浮，就要被激流卷走。

部队克服了困难，终于胜利地涉过了桃江。

部队继续向西前进。我们一面走着，一面回头望着桃江东岸。东岸的山峦全部隐没在暗墨色里。

“快走吧，这里已经是赣粤边的边沿区了。再走几天，就可以到油山了。”

李乐天同志回到了他熟悉的地区。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油山，是赣粤边的中心地区，北面是江西信丰，南面是广东南雄。山峦连绵，地形复杂，松竹遍山遍野，还有很多茶梓树。老百姓除了种庄稼，还放松油，造土纸，制茶油。

“油山往西是北山地区，一片接一片的原始森林，走几十里看不到天。我们这里——王富墟，是油山的北面。信、康、赣地区，大都是丘陵地带。油山东南是南山地区，是南雄和龙南、虔南、信丰的交界线。东西一百多公里，好像一条带子。”

我兴奋地说：“地形条件真不错呀。”

“当然，丛山密林，活动方便。而且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再说，赣粤交界正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利益有矛盾，常常狗咬狗。我们过去曾利用他们的矛盾。广东逼得紧时，我们就到江西；在江西打击了敌人，就跳到广东去休整。”

“我们是有条件在这个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刘新潮同志非常乐观地说。

“那当然！”李乐天同志也充满信心。

这时，从赣南到五岭山区一线的敌人，在主力红军长征时的强大打击下，惊魂未定。加上我们出发前，赣南军区的主力

部队积极向南面的古陂、安息方向进袭，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这次我们队伍向西疾进，行动就比较顺利了。

过了桃江，部队又在山地中前进着。

这里，有过革命影响，以后敌人占据了，成为白色地区。特委的侦察队就在部队前面活动。

从王富墟到赣州有条大路。我们必须跨越这条路。大路经过大山上，路旁有几家店铺和茶馆，离两头的墟镇都有十里左右。

我们的四个侦察员化装进了茶馆，把茶铺里的顾客一打量：有个戴着眼镜的胖子，架子十足地坐在中间，一支短枪放在桌上，呼么喝六，要茶要水。旁边坐着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士兵。

一个侦察员扑到胖子面前，短枪对准他的胸口：

“举起手来！”

胖子一抖，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落到地上，打得粉碎。他结结巴巴地说：“兄弟，你们，你们是搞什么的？”

“红军！”

胖子的脸像死灰一样，两条肥短的手抖抖地举起来：“兄弟，我……”

“你，早就认识你了。你是雩都的大地主，对不对？我们闹革命了，你就跑到赣州去了，现在是赣县的靖卫团总，不错吧？！”

胖子浑身无力地软瘫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是，对不起，对不起。”

等到部队到达，我们把胖子团总一审讯，他说：因为听说大队红军要来，我才从王母渡回赣州去。他并且说：这一线国军为了对付这个情况，已经收拢部队，免得给红军消灭。

部队继续向王富墟前进。天黑时接到侦察队报告：王富墟原驻广东军一个连现在已经跑了。部队就进入了王富墟。

王富墟是个不太大的墟镇，有十几家店铺。我们一研究，觉得应该在这里做些群众工作。老俵们一听我们是红军，都来送茶送水。群众座谈会、个别访问，到处进行着。这样热闹了一个多钟头。部队走的时候，行列间出现了香烟头的火光，谈笑声不绝于耳。当时，和龙回地区的游击队已经联系上，加上连日行军疲劳，我们就在离王富墟十几里的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王富墟逢墟。我们派侦察员去侦察敌人去向，并且派些采买人员也随去购买一些食物、文具和日常用品。以后，有些零星人员也请假赴墟场去了。

近午时分，墟场那边响起了枪声。随着，侦察员报告：广东军一个连回到王富墟，和我们侦察部队遭遇了。等到大队赶到击退了敌人，零星的赴墟人员已经有了伤亡。

敌人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开始，他们以为是主力红军的后尾部队，不敢动我们。第二天敌人摸到了我们的底细，就又折回王富墟，与我们的赴墟人员打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们经过上乐等地到达油山。在油山地区坚持斗争的刘符节同志、叶明魁同志、曾彪同志等，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啊呀，来了这许多干部，我们的工作要大大开展了！”叶明魁同志兴奋地说。

曾彪同志边看边说：“部队好整齐，还有重机关枪，可要好好打几仗呀！”

革命群众热情地为我们让房子、送鞋子、送菜……。部队的联欢会、军民联欢会一个接连一个地进行着。李乐天、我和刘符节等同志向群众讲了话，向人们表示了军民一致坚持赣粤边斗争的决心。接着，围着篝火打起山歌来：

斧头砍断纠丝柴，
红军消灭反动派！
.....

2

早晨，屋外腾起了闹嚷嚷的人声。

“昨晚到了红军，有好多机关枪！”

“有个什么无线电，电灯一亮，又说话，又唱戏，热闹得很……”好多群众在屋外谈论着。我去一查问，果然是到了部队。根据情况判断，也是从中央根据地突围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无线电联系，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我们立即派人去了解情况，果然，这支队伍是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带的红七十二团。

他们休息下来以后，就告诉我们：主力红军已经到达湘西黔东，蒋介石又集中很大力量回头对付中央苏区。敌人叫嚷着“涸水捞鱼子战术”。红七十二团奉命突围，任务是到湖南的桂东、桂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连续苦战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后，部队胜利地到达了油山游击根据地。

红七十二团在油山休息了一下，继续出发到目的地去了。

这时，广东军阀余汉谋也带着一军人马，回到大庾、信丰、南雄地区。1935年2月间，接连得到情报：许多大村庄驻上了敌人的部队，公路上筑起碉堡，山里出现了来自平原的敌人。

一股股黑烟从平静的山谷中冒起来，随风在游击区的上空盘旋。匪徒们焚烧村庄，杀害居民，山区再也不平静了。这表明：敌人大举进攻已经开始了。

特委指示所有的游击队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以便随时应付可能遭受的攻击。侦察人员化装成当地居民出发了，与不脱

产的游击小组一起，在各个方向严密监视敌人，忍受着残冬的风寒，在各个交通隘口游动。

3月底，交通站传来了快讯：项英同志、陈毅同志来了！

这是一个大喜讯。李乐天同志和我大为欣幸：他们来了，赣粤边的斗争就可以更好地展开了。在松竹掩映的崎岖山路上，我们迎接了项英、陈毅同志。

大家一见面，陈毅同志就哈哈大笑说：“国民党还认为我在仁风山区哩！嘿，我们却到了油山了！”这时赣粤边的形势已经相当严重，许多人枕戈待旦地警惕着敌人的蠢动，可是，山区里忽然响起狂热的欢呼声。据交通人员报告：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和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率领的突围部队到油山来了。

蔡会文同志，依然是那么年轻，俊秀；阿丕（陈丕显）同志，比他担任中央儿童局书记的时候更健壮，更生气勃勃，笑声更开朗了。其余的八十多人，也都满面笑容。他们虽然满身是战火的烟尘，但是面目中依然闪现着坚定的、胜利的光辉。我们亲切地走在一起，不厌其烦地相互慰问着。这是友爱的阶级兄弟的胜利会师，许多同志的眼里，泛起一阵阵激动的泪花。不一会儿，油山的游击队员们立即为他们做好了饭菜。饭后休息时，草上树下，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一片欢乐。

一个突围的同志，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突围经过：

“……当我们通过牛岭的时候，突然两山之间爆发了猛烈的枪声，密集的火网把部队拦腰切断。这里正是赣南省委和军区机关，非战斗人员很多，一下子被打乱了。敌人‘丢那妈，丢那妈！’地骂着，疯狂地向我们射击和冲锋。这时，我们的司令员蔡会文同志英勇、沉着地冲在部队的前头，一面指挥部队作战，一面举起快慢机向敌人射击。陈丕显同志也不停地鼓励大

家：‘同志们，抵抗啊！打垮敌人就是胜利！’司令员还指挥花机关枪开路，一面扫射一面冲，我们紧紧地跟在后面拼命打。子弹打完了，就从烈士们的身上取下子弹继续战斗。这才把敌人的火力暂时压下去，部队乘机向前冲去。每冲过一个山头，都要洒下革命同志的鲜血！

“整整打了一天，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雨又下个不停，人疲劳得随时可以倒下去。经过这一战斗，我们的部队也有很大伤亡。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负重伤，被他的警卫员背走了。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本来年纪较大，又有气喘病，平时上山就很累，这次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跑，就更困难了。后来负了重伤，也牺牲了。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司令员和全体同志突围的决心没有动摇。我们牢牢地记住了陈毅同志的指示：在包围圈里，是死路，是不能长久的。一定要突围，哪怕剩下一个人，只要突出去，就是活路，就是党的一份力量。领导上为了保存党的力量，第二天也不休息，又往外突。这个地区的交通要点上都有国民党的碉堡，一个碉堡打枪，四面八方的碉堡都向我们射击，火力密集得很。有时国民党反动派整连整营地向我们冲击，蔡会文同志就不断高呼：‘同志们，打！跟我冲啊！’冲到天明以前，大家几乎走不动了。脚好像有千斤重。但是，忽然又听到司令员喊起来：‘同志们，趁着天没亮，赶快冲过敌人的乌龟壳（碉堡）！’大家的精神又振作起来，继续战斗，最后突出了碉堡封锁线。

“第三天，我们正在休息，忽然枪声又起，有人喊：‘靖卫团，靖卫团！’靖卫团又围上来了，子弹到处乱飞。这样整整打了一天，打死了不少敌人，我们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到了晚上，庄庄是火把，地主的武装巡逻哨不时地打着土

炮。隔不久就锣声齐鸣，到处响着枪声和吼声。

“蔡司令员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拿着地图，看一山，走一山。他和一个警卫班开路，在山上前进着。对打来的鸟铳不理睬，小股的靖卫团来骚扰就把他驱散。就这样，终于摆脱了敌人，与游击队取上了联系！”

在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部队，永远是打不垮攻不烂的。一些在突围中暂时失去了联系的人员，他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以后也陆陆续续地找上油山来了。十多天以后，一共又集合了两三百人。新的斗争开始了。

陈毅同志到赣粤边后，很快掌握了赣粤边的情况。在南雄大岭下和大庾长岭召开了干部会议。陈毅同志作了报告。他说：“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目前，我们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没有来。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我们要插一杆红旗在山顶上，寻找适当时机，给敌人以打击，粉碎敌人的‘清剿’，壮大自己，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陈毅同志满怀信心地说：“‘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上两万人，最后只剩下八百多，还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今天我们的情况不同了，仅这里就有一千多人，只要不犯错误，还怕不能坚持到胜利吗？”

在会议上，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做出了相应的决议。我们调整了部署，把部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一队在信丰，一队在北山，一队在三南。特委和军分区的同志也分散到小游击队中去，组成短小精悍的随军工作组，即带着一个小游击队到一个地区去，独当一面的工作。阿丕同志到大庾，以小汾、黄种、彭坑等地

为中心，积极地向池江一带开辟工作。新潮同志到信丰，以上乐为中心，积极向新城一带开辟工作。刘符节同志在潭塘坑一带，领导信丰地区工作。三南的工作也加强了，李乐天同志常到那里去。我在梅山与北山，积极向大庾及南雄的里栋一带开辟工作。叶明魁同志以麦坑为中心，积极向青龙、黄龙一带开辟工作。项英、陈毅同志坐镇油山，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常到梅山、北山一带去。而蔡会文同志，则带着两三百人到上犹、崇义及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

3

在乌径镇上。

鸡叫了，天快亮了。有个瘦长条斜戴着军帽的人，从人声嘈杂的大屋院里走出来，一面摇摇晃晃的走着，一面在唱着：我家老妹白漂漂，又不矮来又不高……，正唱得高兴，忽然有一双冰凉的大手，将他喷着浓重酒气的嘴巴掩住了。瘦长条猛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酒醒了一大半，瞪大眼睛一看：两支短枪的乌黑枪筒正对着他的胸脯。

“丘桂兴在哪里？”

瘦长条指指嘈杂的大屋院，哆嗦半天才说出话来：“和——区——长在打牌。”

“你是什么人？”

“副官。”

“很好，你去把门叫开来。”说话的人把短枪在他胸口撞了一下：“不准调皮，它是不留情的。”

瘦长条吓得连连称是。拿短枪的，一人在前，两人在后，拥着瘦长条转身回到大屋院门口，敲起门来。

“什么人呀——？”有个女人问。

“说，找团总的。”拿短枪的人敲着瘦长条的后腰命令着。瘦长条哭声哭气地说：“找一团一总的。”另一个拿短枪的人，压低声音说：“装得高兴一点。”

“找团总的。团总太太在发脾气，县里来了人，团总也不回去……”

门开了，猛然间就挤进去十几个人。开门的女人正想叫，就给一支枪吓得把话咽回去了。房间里真热闹，烟雾弥漫，牌声辟扑响，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

“把手举起来！”

房里的人冷不防都吓了一跳，向门口一看，全是乌亮亮的枪口对着他们。紧跟着又进来了几个人，持枪对着他们的后背。

有个敞着衣裳的人假装镇静地对持枪的人说：“弟兄们，呃，少个盘费，这好说——”

“呸，不要装糊涂。我们是红军！”

“红军！”

这可把房子里的人弄糊涂了。红军在离区里很远的深山里，怎么能跑到百十里外的信丰公路路口，名符其实地来了呢？再说，广东就有一个军，加上江西的四十六师和保安团，已经把红军重重包围起来了。据上次大庾城来的一个参谋很机密地告诉过区长和丘桂兴团总：红军的赣粤边地区已经被“国军”围在三道封锁线里面。北面的章水，东面的桃江，南面的浈水，所有渡口都控制起来。这是第一道封锁线。大庾到南康的公路，南康到信丰的公路，信丰到南雄的公路，南雄到大庾的公路，都是重兵控制。这是第二道封锁线。从公路到山脚，从北山到油山，从油山到南山，再从山脚到里山，筑了无数据点，修了无数碉堡。这是第三道封锁线。而且重兵“搜剿”，天天不断。参谋还曾经闭着眼睛晃着脑袋，煞有介事地说过：“军长说了，这

一次，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然而，红军现在的的确确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我们从这些家伙的腰里把枪一一收掉，就对反共团总丘桂兴和国民党区长说：“走，跟我们去，叫靖卫团和区公所的人集合。”

那个区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要不是游击队的战士夹着他们，恐怕早瘫倒在地上了。

丘桂兴像喝醉酒一样地走到了靖卫团驻地，一路上都是红军的岗哨，有一挺机枪正对准靖卫团大门。这时候，他才清醒了，千方百计地想挽救那条狗命，游击队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靖卫团的枪支都给游击队卸了下来，徒手的俘虏们集中在一起；区公所的枪支也缴到了。

我们只打了两枪，是因为有两个靖卫团的班长听说红军来了，就跳窗而逃，游击队战士们怎样喝叫也叫不住，两枪一响，他们都转身跪下了。解决整个战斗总共没有用上半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居民们打开大门一看：红绿标语把整个圩镇都贴满了。标语上，有的写着三支队，有的写着八支队，有的写着九支队……。

“怪不得天亮前响了两枪，我还认为靖卫团闹事，原来过了大队红军，把靖卫团和区公所都端了！”

“我亲眼看见的，足足过了三个钟头，最少也有四千红军。”

“不止，少说也有五千，你想：三个支队，八个大队，该多少！”

群众到处议论起来，处处传说到了大队红军，一下子又说打下了这个区公所，一下子又说打垮了什么地方的靖卫团……。